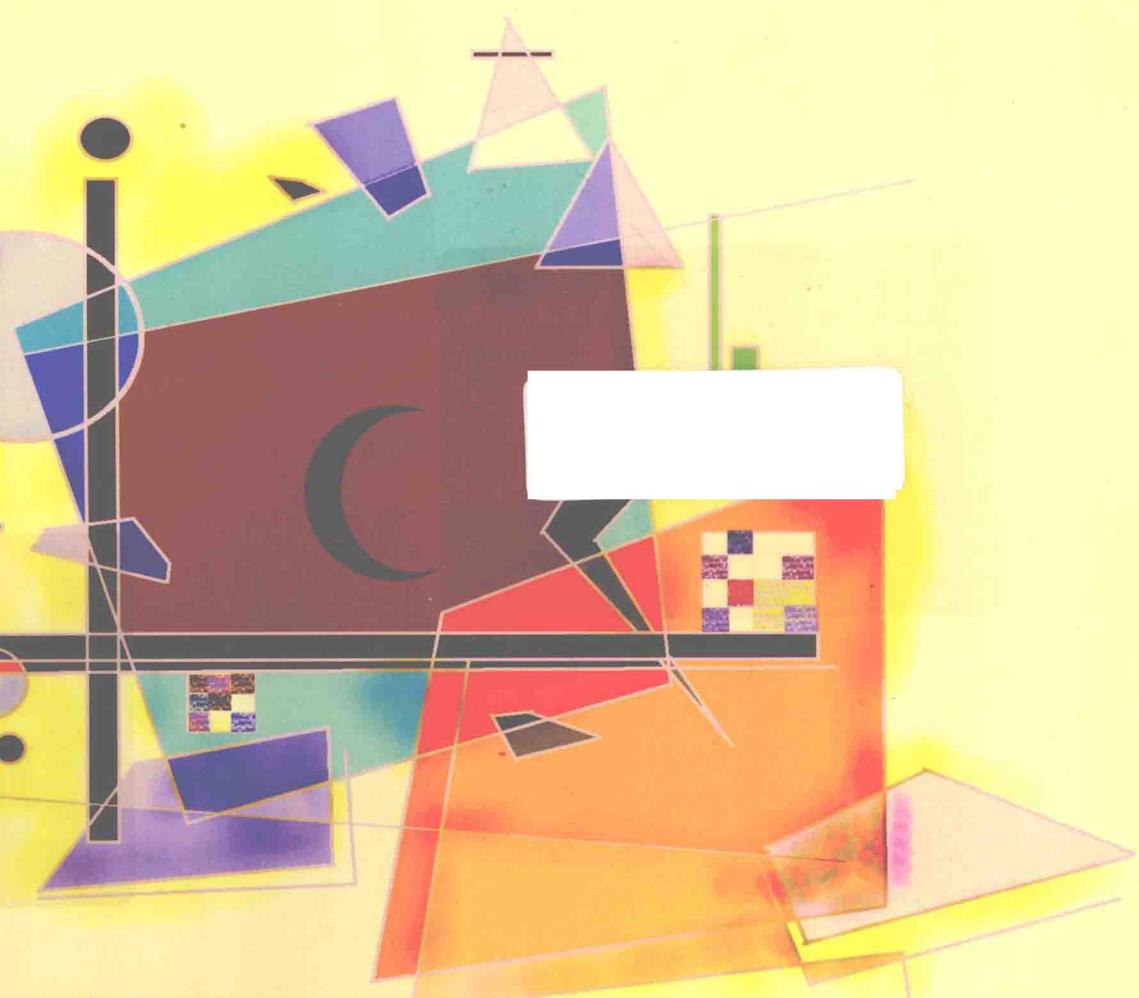


文化研究导论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

祁进玉 编著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

◆ 文化研究导论

祁进玉 编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研究导论 / 祁进玉编著.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77-4184-1

I . ①文… II . ①祁… III . ①文化研究 IV . ①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2325 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封面设计：徐道会

封面插图：祁昕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彩蝶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00×1000 1/16

印 张：29

字 数：58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前　　言

从 2008 年迄今，我开设的《文化研究》课程一直是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该课程主要针对跨院系非民族学专业的本科生。最初，开设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为非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介绍有关文化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流派与重要社会文化思潮的大致情况，增加自然科学和理工类专业学生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系统性知识的把握和了解。从 2009 年开始，我申请将该课程设置为学院民族学专业本科生，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文博等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选修课。然而，《文化研究》这门课程在课堂教学中却面临十分尴尬的情形：一方面是近年来国内有关文化研究的教学和科研颇为繁荣，“文化研究”的相关机构和研究者、刊物及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生根发芽，相关出版物和翻译书籍也很多。另一方面却在有关文化研究领域的相关知识点以及经典著作中鲜见人类学家的身影，而人类学自诩为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专业学科。可是，在现实的教学活动中很难找到合适于本专业课堂教学的《文化研究》教科书。因此，渐渐地萌生了自己编写一本用于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的简明易懂而又有一定系统性和知识架构较为完善的教材的想法。

这本教材的编写从 2009 年开始入手，从构思到编写体例，曾经几易其稿，也参考了国内外相关书籍和教材，2010 年暑期终于明确了体例，2012 年 5 月份完成初稿。2012 年 7 月份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期间，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和最前沿的一些研究成果，给我的编写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和启发，随之对相关章节的内容和整体框架也加以调整，总体原则是“删繁就简”，考虑知识点和体系性的谱系，较少强调学术性和思想性。此外，本教材为了统顾跨专业选修的实际需要，从章节和讲授内容的选择、安排方面本着“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编写原则进行。遵循此原则的基础上，本教材分三部分：

第一编：导论部分，主要包括概念、方法论与学科史。从文化概念的界定入手，初步探讨何谓“文化”以及“文化研究”，首先厘清基本概念和关键词。然后，从文化研究的学科属性、研究领域、学科史以及方法论等方面加以阐述。

第二编：基本理论、流派与思潮、学科前沿。这一部分主要从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此外，从全球化的视角展开对后殖民主义思潮、女性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近年来成为学术热点的议题的初步讨论，本教材重在介绍学科、流派和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另外，本教材在编写中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力求避免板着面孔说教的形象，追求图文并

茂，重在读者的参与性和知识点的延伸。

第三编：知识分子、亚文化与文化研究的未来。主要围绕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空间与权力、话语以及有机知识分子等焦点议题加以阐述。此外，消费社会、媒介研究以及媒体与政治、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电影、广告与酷儿理论等内容也是本教材关注的重点。

本教材通过深入浅出的介绍与延伸阅读和关键词以及推荐阅读书目、国外英文网址链接等方法将本教材的知识点和关注领域系统化、虚拟化，充分考虑课堂讨论与参与式互动的需要，有利于读者在课后自主学习和参与式讨论，也有利于教学变革，使教材紧跟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充分考虑到本教材将来修订、更新的需要。所以，本教材的整体框架体系是开放式的，可不断补充和修订并及时更新相关知识点和案例。从上述意义而言，本教材是一本尝试性的文化研究领域入门性读物，力求保证通篇教材简明扼要之外，并不失其学术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本教材的编著注重思想性与趣味性，并充分考虑到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运用相关知识点进行专题讨论与延伸阅读的便利，将一些文化研究领域的多学科学术术语列为关键词，并在文本中以**黑体**标明加以突出；此外，还将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理论各学术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就其生平、学术背景、重要思想和观点、重要代表作等逐一加以梳理并加以介绍，这可谓本教材的亮点之一。另外，为了保证教材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以及系统性，本教材每章后设有“推荐阅读”栏目，将该章节所探讨的主题及其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研究文献和经典著作作为推荐书目列出。为保证教师和学生获得第一手的研究文本，在推荐阅读书中尽可能提供英文书目，方便查询或获取电子版本，或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网络在线阅读。

本教材的亮点之二：为方便及时、动态了解和更新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近况，本教材特意设有相关研究主题的网址链接，包括重要思想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的主题演讲视频、讨论会、专题讨论网站等，为本教材一个有益的尝试。

最后，本教材在相关章节的最后部分设有延伸阅读，作为本章节的延伸和导读部分，选择一些经典研究文本加以推介和解读，以方便师生课后自行查阅或阅读原文，也可以作为课堂讨论中的重要内容。

编 者

2012年9月28日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编 导论部分：概念、方法论与学科史

第一章 何谓“文化”	(3)
第一节 界定“文化”	(3)
第二节 文化何以有效	(31)
第三节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	(33)
第二章 何谓“文化研究”	(43)
第一节 界定“文化研究”	(43)
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领域	(51)
第三节 文化研究的范畴	(55)
第三章 文化研究：方法论与民族志	(67)
第一节 文化研究的视角与分析模式	(67)
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民族志	(74)
第三节 文化研究与“原真性”	(83)
第四章 文化研究简史	(92)
第一节 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	(92)
第二节 现象学、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到罗兰·巴特	(104)
第三节 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	(118)

第二编 基本理论、流派与思潮、学科前沿

第五章 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	(131)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意识形态	(131)
第二节 批判理论	(151)
第三节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反思与批判	(157)
第六章 后殖民：全球化、地方性与身份认同	(172)
第一节 殖民主义及其影响	(172)
第二节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知识谱系	(174)
第三节 “东方学”与文化帝国主义	(187)

第七章 性别、身份与女性主义	(198)
第一节 女性学与性别研究	(198)
第二节 女权主义：性与政治的解放	(206)
第三节 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	(218)
第四节 父权制批判、文化政治与后现代女性主义	(231)
第五节 性感、感性、时尚与身体想象	(242)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及其超越	(255)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	(255)
第二节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263)
第三节 后现代理论：詹姆逊、利奥塔与贝尔	(271)
第四节 波德里亚与符号文化理论	(281)
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艺术：空间、时间与象征	(289)

第三编 知识分子、亚文化与文化研究的未来

第九章 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	(323)
第一节 公共空间与知识分子	(323)
第二节 权力、话语与本土知识分子	(327)
第三节 德里达与解构主义	(330)
第四节 “有机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	(334)
第十章 消费社会、媒体革命与大众文化研究	(341)
第一节 流行消费	(341)
第二节 媒体与政治：媒介研究	(348)
第三节 大众文化：理论及其实践	(363)
第十一章 青年亚文化研究	(369)
第一节 文化决定论与代沟理论	(369)
第二节 青年亚文化研究	(378)
第三节 叛逆、妥协与反抗：摇滚青年	(388)
第四节 福柯与酷儿	(400)
第十二章 娱乐至死：电影、广告与身体想象	(409)
第一节 作为文化研究的电影：电影不仅仅是娱乐	(409)
第二节 好莱坞：话语权、差异叙事与大众女性主义	(419)
第三节 广告也娱乐：消费文化、时尚及其象征	(426)
参考文献	(435)
后记	(445)

第一编

导论部分：概念、方法论与学科史

第一章 何谓“文化”

我们的现代文明更是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一件百衲衣。

——〔美〕罗伯特·罗维

文化研究的关怀乃是一种对文化的探索，而文化是由人类的表意实践所衍生出来的意义与再现，以及发生这些意义与再现的脉络所构成。

——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

本章重点：讨论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基本定位，集中探讨“文化”、“主体”、“建构”、“形塑”等概念。通过考察人类学学科的基本定位和人类学学科分支研究领域的初步讨论，使学生学会使用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和思考文化研究。明确“文化”与“文化研究”的定义。探索并解释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及演进；探索并解释关于当代文化过程的文化分析，仔细梳理人类学各个理论流派关于文化研究的主题及其变迁。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社会化；意义；象征

第一节 何谓“文化”

一、“文化”概念及其界定

“文化”（culture）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自然”（nature）这个被认为与之相对立的术语也是其中的一个。时下流行将“自然”看作是文化的派生物，但从词源学上来说“文化”却是一个派生于“自然”的概念。英文中“culture”这个词最初的意义是“耕作”（husbandry），或对自然生长实施管理。我们用来表示法律公正的单词，以及像“资本”、“债券”、“金钱”和“英镑”这样的术语，莫不是如此。“coulter”与“culture”是同源词，意为犁刃。我们从劳动与农业生产活动中派生出这些表达人类活动的字眼。

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意味深长地谈到了“心智的栽培与施肥”。直到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时候，它才丢掉了诸如“道德的”和“知识的”这样的形容词

得以独立使用，表达“文化”这个抽象概念。迪克·赫布迪奇（1979）指出，“文化”是一个因含义模糊不清而著称于世的概念，经过数世纪以来的反复使用，该字眼已扩展出大相径庭而相互矛盾的一些意义。即使作为科学术语，它既指一种过程（微生物的人工培育），同时也表示一种结果（人工培育出来的生物）。^①

“文化”作为学术用语，最早见于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67年所著的《文明的早期历史与发展之研究》，之后他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对文化做了系统的阐释：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从中可以看出，泰勒的定义缺乏物质的内容。

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Kroeber）与克拉克洪（Kluckhohn）在其合著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1952）中分析了160多个有关“文化”的定义，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体系一方面可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G. Fox）和巴巴拉·金（Barbara J. King）在其主编的《超越文化的人类学》（2002）一书中指出，人类学家从来没有在一个单一的文化概念上取得共识。很显然对于文化人类学者来说，他们对于文化概念的传统界定并不满意，甚至产生另外的担忧。例如，灵长类动物学家由于运用这种文化概念而感到如同悬挂在头顶的（易碎的）“玻璃天花板”而滋生不安。灵长类动物学家发现文化人类学家通常在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时加以修改或对这个概念进行彻底地再处理，所以他们就更加确信将文化界定为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对传统存在的习得。这种情形，使得灵长类动物学家有理由担忧：他们在这个概念上花费了巨大的学术精力，而在人类学内部却缺乏对它的精确的分析。^② 理查德·福克斯和巴巴拉·金认为，我们不能把大量的学术精力用于对“文化”概念的争议中，要么为之欢呼要么粗暴地对待它。他们以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为例加以分析，

埃里希·卡勒尔（Erich Kahler）在《文化与演化》（1968）一文中认为，“文化”与“演化”这两个术语并非不证自明。理解它们的方式是不同的，这种意义的多样性则充分反映出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卡勒尔认为，“文化”一词衍生于拉丁文的“cultura”和“cultus”，其含义为培养、耕种和教化等，但是隐含着多种涵义，从训练、培养、养育、装饰到拜神和祭仪等等不同的内涵。^③ 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文化、人与自然：人类学导论》（1971）这本书中则指出，有必要对“社会”与“文化”这两个术语间的关系加以注解。所谓的“社会”是指彼此相互依赖以维持其生存与

① 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979.

② Richard G. Fox, Barbara J. King (eds). *Anthropology beyond Culture*, Oxford. New York: BERG, 2002, pp. 1~2.

③ Erich Kahler, *Culture and Evolution*, M. F. Ashley Montagu (ed), *Culture: Man's Adaptive Dimen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

幸福的一群人；而“文化”则指的是一个社会的行为规则、认知和情感模式。^① 亚当·库珀（Adam Kuper, 1994）认为，所谓的文化就是习得的、可适应的、象征行为，它是基于发育完全的语言、与技术发明相关联、以及一种复杂的技巧，这种技巧则依靠一种个体与社区间进行相互交流的组织能力。

也有学者对于动物界有没有文化？它们的文化会和人类的文化有相像之处吗？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疑问，从侧面提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即“文化”是否为人类所独享的一种价值体系。佩尔蒂·佩尔托（Pertti J. Pelto）在《人类学的属性》（1966）一书中认为，“文化”一词通常被我们用“被添加的事项”这样的标签来表示人类的行为与其他动物有着极大的不同。文化，通常对于特定的人类群体而言其简要的意义是指“社会遗产”。^② 雷、潘娜等人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人类和动物界分开来加以审视。作为动物而言，它们的基因（genes）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人类来说，学习、训练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等因素比基因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人类和动物都需要适应环境。动物没有外在的设备可以依赖，它们只能仅仅依靠自己的生理器官。但是，人类却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环境。例如，冰屋为生活在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提供了必要的防护，这就是一个文化适应的案例。^③

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认为，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上相同。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相同的。^④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认为，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所提出的著名的“最复杂的整体”的文化概念尽管其创新力不容否认，但是依他看来，似乎是模糊之处大多大于它所昭示的东西。“这种泰勒式大杂烩理论方法会将文化概念带入一种困境。”^⑤ 在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等人主编的《五十位关键人类学家》（*Fifty Key Anthropologists*, 2011）一书中介绍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理论时认为，有必要认识到格尔茨总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文化系统，因此，意识形态要在文化领域内找到合适的定位十分关键，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也被理解为文化动态发展中一个特定的变体。^⑥ 格尔茨以克莱德·克拉克洪的《人类之镜》一书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为例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例如：

克拉克洪用了将近二十七页的篇幅设法将文化依次界定为：

-
- ① Marvin Harris, *Culture, Man, and N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71, pp. 136.
- ② Pertti J. Pelto,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y*, Ohio: Charles E. Merrill Books, Inc. 1966, pp. 67.
- ③ Rai, Ruma Panna, Kishwar, *Introduction to Culture Studies*, Himalaya Publishing House, 2010, pp1 ~2.
- ④ [美] 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页。
- ⑤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4页。
- ⑥ Robert Gordon, Andrew p. Lyons, Harriet D. Lyons (eds). *Fifty Key Anthropologists*, Routledge, 2011, pp. 74.

- (1) 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
- (2) 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
- (3) 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
- (4) 一种对行为的抽象；
- (5) 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
- (6) 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
- (7) 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
- (8) 习得行为；
- (9) 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
- (10) 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关系的技术；
- (11) 一种历史的积淀物。

最后，或许是出于绝望，他转而求助于比喻手法，把文化直接比做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面对这样一种理论传播的情况，即便是一个不完全规范但只要多少紧凑集中一些的文化概念也算是一种改进了，因为它至少内在连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提出可以界定的论据。

然而，让格尔茨不甚满意的是，他认为克拉克洪对文化的界定只是一种折衷，因为提供了太多的选项，使得可派用场的地方太多，因此，必须加以选择。^① 格尔茨主张的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他赞同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他认为，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在格尔茨看来，“文化”作为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制度，它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描。而所谓的深描，格尔茨认为，就是指在文化分析中，分析渗透入研究对象的体内——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自己对调查合作人正在做什么或我们认为他们正在做什么的解释开始，继而将之系统化。他的原意是想要说明，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并且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只有本地人才能做出第一等级的解释，原因很简单，在于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所以，在格尔茨看来，民族志本身是“虚构”的产物——即它们是“某种制造出来的事物，是某种被捏成形的东西。”

人类学家们并没有像他们本来可以的那样总是意识到这个事实：尽管文化存在于贸易点、城堡或是牧场，而人类学则存在于书本、文章、讲演、展览之中，或者有时也在今天的电影之中。意识到这一事实就是认识到在文化分析中，不可能在再现方式和实在内容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同在绘画中不可能划出一条这样的线一样；并且这一事实反过来又威胁着人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类学知识的客观地位，它暗示着人类学知识的源泉不是社会实在而是学者式的构造之物。^①

尽管，格尔茨也在质疑人类学者的田野研究及其民族志描述的真实性，至少从表象而言他似乎在从事一种“解构”的伟业。然而，他也清晰地谈到：“民族志描述有三个特点：它是解释性的；它所解释的是社会性话语；所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会话‘所说过的’从即将来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这类描述还第四个特点，至少，我是这么做的：它是微观的。”^②

英国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曾经为自然科学提供了一条准则：“寻找简单并怀疑之”，对此，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指出，科学的解释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化繁为简。相反，它总是以一种较为浅显易懂的繁杂取代不容易让人明白的繁杂。格尔茨也认为，科学的进步通常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复杂化：原来视为美妙简洁的一组概念现在看起来不过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简单化的概念。正因为发生了这种祛魅，可理解性亦即解释的力量来源于列维-斯特劳斯提到的可能性：用复杂但可以理解的内容取代复杂但无法理解的内容。^③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罗维在其《文明与野蛮》一书中明确指出，凡是一个人从他的社会群体里面得来的东西，统叫做该社会群体的“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他不无风趣地论述道：

跟伙伴学，是人类的特性；尽管是最高等的猿类，也没有那么一回事。丢一根香蕉在黑猩猩的笼子外面，不让他够得着，他要那香蕉，心一急，也会打主意。倘若手头有几根竹竿，它会把他们接成长竿子，把香蕉钩到手。它做了一宗发明——正是文明的原料。倘若它的邻居会摹仿它，倘若它把这玩意儿教给子孙，它们又传给它们的子孙，那黑猩猩便走上了到文化之路了，但是它们不干这一套。人说猢狲最会学样，其实不然，那位发明家才不管它的好主意传世不传世。猢狲之所以为猢狲，所以老在文化的边界上徘徊而永远不走进去，就是这个道理。^④

在罗伯特·罗维看来，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转借”（borrowing）才是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他认为“转借”在型塑或生成某一群体文化时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

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互相影响，巴比伦人本身便是苏美尔人（Sumerians）和阿卡得人（Akkadians）的混合物。中国人老早和这些高等文明有接触，过后又从马来人、突厥人、蒙古人那里输入不少发明。希腊人的文化建筑在埃及人所立的基础之上，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②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③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第43页。

④ [美] 罗伯特·罗维：《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3页。

罗马人又尽量从希腊人那儿搬过来。

我们的现代文明更是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一件百衲衣。^①

然而，埃里希·卡勒尔（1968）指出，“文化”一词从其最初的培育、耕种和教化等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在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方面。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开始形成。这种新文化观念的形成与现代观念与地域国家等意识的觉醒有关，那些政治思想家开始区分各个民族的习俗和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概念发生了转化，从作为描述普遍的人类状况的文化概念向作为族群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文化概念本身也随之发生了内涵与外延方面的丰富与扩展，从其早期仅仅是一种人类生活总体状态的描述开始蕴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并逐渐成为一种价值观。在卡勒尔看来，“文化”一词似乎与“发展”（development）一词成为同义词，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注解，因为“发展”一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进步”（progress），预示更好的人类生活的状况。^②然而，一些人类学者对于“文化”、“文明”、“发展”和“进步”等词汇中隐含的歧视性区分纷纷表示出他们的担忧，这从学术界持续地对“进化论”的讨论与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吴泽霖主编的《人类学辞典》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社会学也持此观点。自泰勒给文化定义以来，有关文化的定义已不下250余种。《辞海》（1989）定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

在查尔斯·威尼克（Charles Winick）主编的《人类学词典》（1956）一书中对于文化的界定如下：在一个社会中所有那些被传递的非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包括艺术的、社交的、意识形态的、宗教模式的行为和环境控制的技术等。他认为，“文化”这个术语通常被用于表明比一个文明体小却要比工业体大的一个社会群体。19世纪中期，古斯塔夫·克莱姆（Gustav Klemm）提出过一个很现代的“文化”界定：文化是“习俗、信息、技巧、和平和战争期间的家庭和公共生活、宗教、科学和艺术，等等。它明确地表明将过去的经验传递给新一代。”当然，查尔斯·威尼克也强调指出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对于文化概念所做的重要界定，尤其重点提及了泰勒所强调的文化对于培养一个社会成员所应具备的能力和习惯的重要意义。^③这也是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即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所在。美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奥利弗（Douglas L. Oliver）在《人类学的

① [美] 罗伯特·罗维：《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3页。

② Erich Kahler, Culture and Evolution, M. F. Ashley Montagu (ed), *Culture: Man's Adaptive Dimen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4~5.

③ Charles Winick (ed),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6, pp. 144~145.

邀请：基本概念指南》（1964）一书中指出，“文化”也许对人类学家而言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词，由于这个词如此模糊和如此众多的不同观点使得它的意义也混乱不清令人困惑。

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Mattnew Arnold）对于文化是这样定义的：文化旨在使这个世界上所知的、所想到过的最好的东西，普及到四面八方，旨在使所有人的生活中甜美和光明的气氛之中。^①然而，在阿诺德看来，他所谓的“文化”是确指精英主义的文化传统，大众文化在他看来就是“群氓”的不值得信赖的。塞缪尔·柯林斯（Samuel Gerald Collins）在《所有明天的文化》（2008）一书中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事实上，人类学已通过多种方式明确地表明反对阿诺德式的将“文化”表述为先进文明的同义词的做法。^②

伯明翰学派的先驱之一的雷蒙德·威廉斯曾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文化的界定方式，其第三种方式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指出“它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习得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③雷蒙德·威廉斯认为：

文化有三种定义：第一种是“理想型”，即文化是人类用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观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对文化的分析，如果这个定义被接受，是生活和工作中必要的发现和描述，这些价值观可以构建一个永恒的秩序，或是作为人类生活的永久参考。第二种是“文献型”，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尽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该定义对文化的分析，是一种批判性的活动，其中自然的思想和经验，详细的语言，形式和公约，是积极的、被描述的和具有价值的。这样的批评可以从一个很相似的过程变化到“理想型”的分析，“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已经被思考和记录了”的发现的过程，然而却对传统感兴趣，把它作为正在被研究的具体工作分析到一种历史性的批判，通过分析这种具体的工作，寻找他们与所反映的具体传统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第三种是“社会型”的，即文化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描述，它不仅包含前两种定义的内容，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定义对文化的分析是对隐含和明确反映在具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分析将包括历史性批判经常涉及的、知性和想象的工作和具体传统和社会是有关系的，还将包括生活方式的元素的分析：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达或规范社会关系的结构、社会成员交流的典型的形式。

雷蒙德·威廉斯对上述的三种“文化”界定加以解释：“对我来说这三种定义中都有各自的价值”。在他看来，任何完善的文化理论必须包含三种定义所包含的内容，反之任何其他的定义，将排除他人的引用，是不够的。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在这些所有的特殊活动

① [英]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第31页。

② Samuel Gerald Collins, *All Tomorrow's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Engagements with the Future*, 2008, pp. 7.

③ [英]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中，文化传统可以看作是一种持续的选择或再选择的过程。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对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意义进行分析。**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 1987）把文化定义为意义在特定社会中的产生和流通，并特别强调文化与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他指出：

意义和意义的产生是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和意义的产生只能用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来解释。基于这样的联系，社会结构是靠由文化产生的意义所支撑的。这些意义不仅有关社会经验，也有关人的自我……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都有某种社会身份，使他们能理解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关系。经验的意义和具有那种经验的主体的意义，都是同一文化过程的组成部分。^①

在费斯克看来，文化是工业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动。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文化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文化是一种过程或者是一种作为过程结果的状态：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变的标志。文化只属于人类，不属于个人。”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则这样解释文化：“文化是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他同意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因此，他说：“文化乃是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在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和亚历山大·赖利（Alexander Riley）的《文化理论导论》（2009）这本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如下问题：何为文化？何为文化理论？他们认为，“理论”作为一个词是很难来界定“文化”的。然而，他们也指出，“文化”一词被众多人类学家使用后其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截止现在大概有如下几种涵义：文化趋向于反对物质、科技和社会结构；文化被视为是意识形态、精神层面和非物质领域；文化又被看作是实践和展演的重要而又复杂的关联体；文化的效果是要确保价值中立，等等。^②

温迪·格里斯伍德（Wendy Griswold, 2003）的“文化菱形图”（Culture diamond）所要表达的是处于菱形四角上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情况：现实社会与文化客体是相对应的，创造者（生产者）和接收者（消费者）相对应，上述四要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和互相影响的；此外，这四种要素之间交叉互动而形成了六种关系。他以图表的形式直观明了地说明了文化与社会、文化事项的创造者以及象征符号或意义的生成的过程，文化意义的生成受到上述各要素的影响，也是一个互动而关联的过程。^③

英国学者戴维·理查兹把“文化”表现作为一种单独的文本类别来研究，内容涉及人类学、艺术、文学、文字理论以及殖民和后殖民研究。从16世纪到20世纪欧洲、非洲和美洲的个别殖民场址中得到的见解独到的解读中，“自然主义的”表现，一反它们自身的主观

^① John Fisk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elevision, in R. Allen (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Chapel Hill, 1987.

^② Philip Smith and Alexander Riley,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9, p. 2.

^③ Wendy Griswol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2003.